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八

郝敬解

泰伯第八○前篇多述孔子志行此篇首泰伯終以三帝三王集羣聖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下至曹子臧吳季札衛子郢輩非不讓也然讓位而不讓名名之成非國之福也我有讓之名國受讓之害故季札子臧子郢以讓致亂夷齊讓而孤竹之祚微且其讓止一國耳文王讓天下民猶得

而稱君子為名譽而為善者下也德立而名隨猶有名在焉若泰伯之讓韜光泯迹默承父志已不言而人亦不知當時初未覺泰伯之去為讓者未幾而季歷立矣文武興矣天下歸周矣乃追思當日泰伯之去實是以天下三讓豈但讓岐周之侯封而已乎向使泰伯處父子兄弟間畧存形迹豈能晏然以至于今葢易適立庶事雖顯行無論泰伯不讓使讓而明推于季歷季歷亦友弟也詎肯受之古公亦賢父也其心詎安必至互相委避形迹昭著事體時勢少乖則讓之名顯而文武之業不可知矣惟伯能泯然一

去知幾潛遁使王季因心則友潛開八百年丕基雖文王以有二讓商不及焉蓋文王所讓者不在家庭兄弟間易處耳處文王之時勢可以無讓處泰伯之時勢不讓不可文王讓而使人知不損于殷不失爲純臣泰伯讓而使人知未可爲孝子仁兄矣故吾夫子稱泰伯曰至德稱文王曰周之德蓋惟有泰伯之讓而後能遺文王之讓讓而能使人不知人受我讓而使之不覺讓一國而遂讓天下讓天下而并讓讓之名故曰至德也已矣

按史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賢而

有聖子昌卽文王也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仲雍托採藥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以示不可用蠻人義而歸之立以爲君國號句吳泰伯卒無嗣吳人立仲雍五傳至孫周章當武王革商求泰伯仲雍後得章而章已君吳矣因封之以嗣泰伯更封章弟仲于虞以嗣仲雍夫泰伯與仲雍同逃也而夫子獨稱泰伯何也泰伯適子也國本伯之國伯既爲季而逃則仲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三讓終辭也凡初辭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至于三而辭始决主人不再致客遂退矣故不受曰三讓解者

鑿爲之說非也或疑大王不宜有翦商之志引說文翦作戩訓善亦非也蓋翦商本魯頌之誇辭即指大王立季歷事何足爲大王累又疑泰伯不宜父喪不奔引吳越春秋謂大王薨泰伯赴喪畢再逃夫逃而復返則迹與初違二子既去必無返理其文身斷髮正爲廢禮自絕耳生死去就本不相及雖不歸不足爲二子累凡尚論者貴達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洗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聖教先於禮行禮先於恭退讓所以明禮然苟卑諂之過無以節之則非禮之禮反爲促而乏自然强世而行不勝其勞豈得爲禮乎故禮者中而已非徒致恭之謂也凡事適中皆謂禮有禮則動罔不臧無禮雖美行亦偏愼無禮則恐懼驚悸而爲葸勇無禮則負氣陵上而爲亂直無禮則徑情急迫而如絞故禮者百行之軌萬事之節也其教化在上其感通在心爲人上者禮教之主不必勞于爲恭但于日用人倫不失其仁厚之心親者勿失爲親故者勿失爲故則民有良心莫不興仁興讓而親親長長之化行所謂

以禮讓爲國焉恭而平天下不過此矣豈强世而爲之乎故曰禮中而已聖人言禮易簡如此禮書言禮繁瑣苛密謂非强有力者不能行夫禮必强有力者能行宜季氏之日闇而跛倚臨矣禮云禮云何至于此故言禮者準諸聖二十篇爲禮樂之宗盟學者務本生枝則易知易從禮樂無日不流行于天下矣

㥯與懇同懇懇然恐懼貌單帛曰絞禮有絞衣揄絞縊殺人亦曰絞左傳絞縊以戮皆急薄意直則絞如子證父之類故舊不遺不以小怨棄大德也不偷有餘也寬綽之意偷不足也朝不謀夕曰偷詩云此令

兄弟綽綽有餘即不偷也通章六段用六則字作轉語分爲二章者誤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人身含受性命參爲三才本皆聖賢之具爲人君臣爲人父子爲人夫婦長幼朋友責任至重也庸人妄自菲薄委身不肖至犯刑虧體或恣情慾至疾病傷生養身與養德原非二事未有喪身而不喪德者也曾子之學守身爲本三省三貴弘毅自任死而後已

祭義曰樂正子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
可謂全矣孟子謂守身事親不失身而能事親者曾
子者可謂養志矣平日戒慎恐懼至于將死教門人
開衾驗其手足以示其無傷故開也意不主一手足
手足無傷天下不獨曾子正使手足如常而內有愧
心外有虧行所傷滋多姑借手足教小子保身之道
見人生令終之難耳戰戰兢兢云者非憂患之謂即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之心而加篤耳凡聖賢兢業即
是幾康恭敬即是舒泰有憂即是無爲性體流行自
然終日乾乾今而後者前此一日猶不敢自信一息

尚存猶不忘自守乃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小子門人也語終又呼致丁寧之意幼學方始善終未易故呼小子也

聖學主誠愛其身以有爲也二氏主空滅其生以爲樂也彼旣不知守身爲本焉知脩齊治平之事聖賢所以自任天下之重二氏空譚無實不可嘗試也云吾知免夫者何謂也所謂一棺戢身萬事都已生如行路死如歸家路遥跋涉関關險阻抵家門而後郎安不得其正而死者如中道遇虎狼盜賊棄屍原野何以死哉君子所以重全歸也佛氏妄言地獄天堂

說者遂謂人死有知或謂人死無知聖人固已言之矣曰知生則知死生有知死亦有知情識牽累則幽寃結滯是爲有知生無知死亦無知與虛同出與虛同入是爲無知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惟聖人與大虛同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大虛空明靜則不識不知非情識記憶耳目營營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言曰者病沈冥而力言也將開示孟敬子先表己言之善欲其虛懷聽受似有祕旨相告及言不越尋常身心間若聽者視爲尋常便成辜負所以先自表也曾子一生操存惟此三事容貌辭氣顏色皆心也三斯功夫綿密顯微無間須臾不可離中庸謹獨大學誠意顏子克復皆不越此學者收拾放心向自己容貌辭氣上撿點視聽言動以禮則德性用事施于四體睟然盎然苟心不存氣質用事容貌不躁暴便惰慢故動卽思遠之辭氣不鄙俗便背謬故出卽思遠之顏色如此中心不如此便不信故正卽思近

信。近信者。遠其不信也。不信者。色莊也。外正而內不正也。三者。無須臾離身。則心無須臾離此三者。日用隨身規矩。守約之功。德成而上者也。至于名物器數。藝成而下者也。不關身心。便屬外務。細行不可遺。而彼自有司之者在。君子先心正身。循本立末。舉心不操存而逐事徇物。非端本之道也

此章與顏子四勿同功。皆約禮之學。容貌三者。禮之體。籩豆禮之器。籩竹器。豆木器。制相似。皆容四升。籩盛果核乾糗之類。豆盛菹醢等濡物。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大夫之

家有祭器故舉籩豆有家臣故舉有司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司也此與上章皆曾子將死之言及檀弓所載易簀事非生平涵養得力安能到此讀者所宜體究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孟武伯之子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据此亦肆然無忌憚者故曾子約之以禮居高位者脩身爲本非禮不動所以脩

身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克己致虛之學有我則不虛以能問不能數語形容平易謙冲無人無我之度非拘拘取必于問也若無若虛二語申釋其意能不能以所造言多寡以所得言問以事言若以心言總之中虛耳凡俗學有一分工夫者便有一分勝心既有勝心即有我相有勝心我相則是已而非人有犯則必較聖賢心同大虛忘人忘我既不知在己之善安見在人之不善其視

非道相干如手足爪牙誤自相觸何計校之有昔者吾友指顏子生平若無若虛是聖人氣象大舜善與人同文王望道未見夫子好學不厭皆是顏子希聖故曰從事于斯未遂到此可與幾矣

顏子承聖教則終日如愚無所不悅夫子欲得其一言之問而不可得及遇衆人孜孜好問此所謂以能問不能也舜大知亦惟好問學者受益莫大于好問夫子心喜顏子之不待問而又恐諸子之恥於問故美顏子往往婉其辭若不足所以善誘諸子也

若無若虛即是屢空田地後儒理學家是一片勝心

故生人我計較聖賢心虛初不見何者是學何者是道而無非是學無非是道所以學無盡道無盡與人無計校惟所見大故其器宇恢洪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生十五曰六尺百里公侯之國命國命政柄也託孤寄命皆曰可者以才言也臨大節曰不可者以守言也尋常無事保護安全人猶庶幾時際艱難主少國危存亡之秋人所難處斯人義理精明利害不能眩志氣堅定生死不能搖所託所寄旣克濟立身行

己又無虧才全德備非君子其人乎茍寄託難效而屈節立功或慷慨見節而國事無補以稱備道全美難矣故疑其辭以決之

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古者二十而役則七尺是二十歲也中人身軀止七尺故二十成人曰七尺升降以五年爲率則六尺十五歲也五尺之童十歲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聖門以仁爲教此章記曾子力仁之功仁以大虛爲

豈萬物皆備聖人心同大虛乾健不息則不須言弘毅若士有志求仁不可不弘毅也蓋人心所以難存易放惟其胸襟不空闊受私欲隔礙精神不堅强被塵情壓倒故當仁任重而行仁道遠也必胸襟廣大乃能容此重任精神强固乃能涉此長途所以不可不弘毅也夫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何處著得弘來包負又何處著得毅去撐持仁在幾希間安見其爲重不越方寸地安見其爲遠須知此弘惟精惟一而量包天地此毅無忘無助而氣亘古今幾微間即與大虛通形形色色普含但有障礙即大虛塡作秋毫但

無障礙。卽秋毫普同大虛。所以士不可不弘也。一段元神與天地相終始。其來無首。其卒無尾。旣落在形骸須形骸盡。生意乃盡。若形骸未死。一息昏迷。生理消歇。如行屍走肉。所以士不可不毅也。讀者但理會弘毅如何。任與遠如何。死而後已如何。仁思過半矣此皆曾子自己分上事。質魯人。工夫篤實。所謂剛毅近仁也。孔顏爲仁。悅樂不厭。欲罷不能。自無許多意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禮樂。非專指典籍。人心有無言之詩。無文之禮。無

聲之樂冥會經義非全倚文字也常人未嘗學問氣用事如奔馬燧象須先調理性情平其驕慣躁陽之習鼓其從容和平之思凡暴戾皆習氣也和順則天機也天機和順常于歌咏得之惟詩道理深長意思敦厚辭氣溫柔味嘆淫泆自然心雝意肯所謂興於詩也然天機初動絪縕一氣熏蒸森透感發于一念者須持固于未久使其欣暢活潑之意參前倚衡守而無失必規矩準繩筋骸約己然後可與立是則禮之功也甘[illegible]之殺之興者生生不已守之立者存存匪解無始以來麤浮之習消融學問以後矜持之迹

渾化和順于道德習貫成自然必肩以八風之和諧以五音之節然後躁心平慾心釋美善兼盡金和玉節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之謂成也記曰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樂之謂也此章即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之意詩亦樂也凡聖人言禮樂根于心與立成皆身心自得聖學惟悅樂德以温良樂易爲至詩始之樂終之禮綱維乎其間者也夫子於小子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曰文之以禮樂記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樂之節文耳此理

無所不貫萬事萬物皆然始作皆欣欣正作間步位
久之成熟皆有樂意天地初開萬物始生元和一炁
興詩也高下散殊立禮也保合安貞性命各正成樂
也與言詩詩有比興也立言禮禮履也履則立成言
樂樂象成也三者不廢誦習亦不倚誦習如倚誦習
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誦詩乎成童舞象亦學之終乎
且惟詩有經而禮樂無經隨時反求自得雖詩一篇
禮一節樂一音皆可興可立可成必如詩三百禮三
千樂八音十二律籩豆之事玉帛鐘鼓之云汎濫枝
葉非聖人反約之教必如風雅然後興則惟有商賜

必節文然後立則惟有公西赤必音律然後成乎古一夔耳

古人詩禮樂之教外博采之文藝內約之身心是以童而習之故其教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士庶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古人於詩禮樂自少至老斯須不去身居則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琴瑟無故不徹以養中和之氣則非僻之心無自

入是以古人小子有造成人有德今人自養蒙已不端不知禮樂為何物聞其聲容習其文采漫然若無所與于身心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者也自少至老飲食衣服言貌舉止無非惰慢傲僻之氣先儒云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知言哉

詩六義有賦比興興者情之動也詩主興猶易主象皆寄諸辭外猶人哭死者而數其事動人處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興亦不在辭世儒以託物為興不知託物為比也必託物為興有如賦不托物不可以興乎經解云温柔敦厚其失也愚如[illegible][illegible]咸立蒙愚

也何與之有無與不可以爲詩不知與不可與言詩三十篇中聖人於詩蓋諄諄焉僅有取于師商耳禮樂無經而有記樂記即在禮記四十九篇中今所傳儀禮十七篇周禮六官三百六十職謂皆周公作乎非也儀禮繁瑣周禮駁雜惟戴聖所記四十九篇精粗本末備樂記一篇即寓禮記內豈是聖門致中和之教故道莫備于禮禮外無樂大本立達道行和也者禮之用也自兵家以聲音言律專倚吹竹累黍立均校尺爲律之源謂伶倫死而絕藝無傳誑詭好異互相非詆自謂聞聲知禍福小道惑人皆濫觴于

審聲知音虞書百獸率舞之說而緣飾于師曠之歌南風子期之知山水影響附合考其制作訖無成效皆俗儒好信耳食之過也中正和平之理本乎人心心和則氣和而八音之和應之故夫怒心感者八音皆怒哀心感者八音皆哀古人始爲六律以正五音制八音以和八風程法旣立物曲由人家有世業工有師承材美而工良按法而製器隨宜斟酌以求合乎大雅雖今猶古也所謂治與亂邪與正不言而諭豈必區區竹管之長短黍粒之大小然後諧于元始之正音乎是以二十篇中言禮樂無玉帛籩豆升降

之數無鐘鼓管籥鏧鍧鏜鞳之聲其語魯大師樂云可知者是聖人之言樂也其教子張百世可知者是聖人之言禮也蓋器數損益寄諸曲藝而中和之理不假器數傳者古今不易舍此而深求隱僻如後世律呂家言豈性情易簡之道而樂其爲絕響矣斯須不可去之謂何聖言豈欺我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之言冥也往來因循曰由測度隱微曰知使教使也使之由謂命官設學道以德齊以禮也不可使知謂上達難傳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先儒謂聖

人非不欲使知之不能使耳此曲爲聖人回護其實雖能使亦不可蓋聖人爲世道人心慮甚遠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使知之是語上也中人且未可況下民乎蓋虛解則欺好知則蕩民心本愚而情欲相感利害相攻無規矩必亂不約束則不齊庠序學校之設司徒之官五教之陳經曲等殺之節教民一步一趨做準而行惟使之由而已苟由之而知即下學而上達賢人君子由此出背也由之而不知則規矩準繩自在亦不至壞法亂紀此賢愚兩利之教若舍此別求懸解探譚隱微以希

妙悟則所知與所由離而心思馳乎耳目外見解積識過于躬行忽近厭常將視名法為糠秕禮教為牽纆荒蕩無歸挾詐用罔如佛老之為者烏乎可老子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此言似是而非也後世用其術以愚黔首而亂天下聖人所以使民由正為導民之愚如瞽者而授之杖夜行者假之火使不傾跌耳若夫黠而識之存乎人聖人豈不欲之其勢必不可得則害且隨之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民不能好學奈何強使知乎雖謂聖人有隱聖人亦不辭矣故曰朱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可使由之之謂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不可使知之之謂也佛氏自言普度羣迷同證聖果合下使民知之祇由之爲無明爲事障其究聖果未證而毀形滅倫惑世亂俗得罪于名教正惟此又如晉人清言自謂名理竟以誤國若儒者理學功主致知而偏言聖人所罕言空譚無用豈若庸言庸德可知可能爲無行不與世道攸賴乎不獨此六合之外耳目見聞所不及者何限莫非道也聖人開物成務衣服飲食宮室耒耜水火菽粟外一切隱怪不語雖兩儀七政之運行山河海嶽之高深二

十篇內亦不少槩及況其他乎惟民有義物有則當然而然之謂路教人由其所當由不知其所不必知六經宗範孔氏家法萬世爲君師者莫之能違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勇不可好貧不可疾既好勇又疾貧二者相乘逞血氣之剛而困窮拂鬱激其憤必至爲所不當爲名檢喪而身家亦隨之此亂由己作者也不仁之人誠爲可惡然須有包承之量轉移之權以開其自新之路若阻抑羅織大甚使無所容身托命必逞其無忌憚之習而肆毒反噬此亂由人作者也亂由己者已任

其咎亂由人者亦由己激成之大抵温恭則能安貧中行則能包荒和平者無憤疾時中者無已甚是以君子貴調養其性勿暴其氣善變其習和順從容以為己則祥以為人則通好勇疾貧者常由小人疾不仁已甚者常由君子漢唐宋之亡也皆君子誤國聖言其著察矣解者謂亂為迷謬不思是以疾不仁已甚為當然與解易否之六二蔽同經術不明世道將何賴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者矜己之有吝者惟恐人亦有此小有才之通病

二者相因矜己之有自不欲人有不驕亦自不吝聖人所以爲聖惟其心虛量公而材美爲餘事有此二病本源之地渾是荊棘無復高明廣大之度雖有技藝根本撥而枝葉隨之何足觀乎古聖人多矣截亂致治莫如周公功高位顯莫如周公而謙恭下士尤莫如周公昔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識卑器小是生驕吝秦誓大臣無他技惟其休休有容故有技彥聖皆其材所以好善優于天下也周公雖聖當其定難致治豈一手一足之力惟公虛懷舍己吐握下士所以十亂同心若驕吝自用雖周公之才亦有時乎

窮管子天下才而器小所以盈滿放肆君子羞稱故
大舜善與人同士以善友天下德者本也材者末也
○墨子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
佐相天子其脩至于今說苑云周公攝天子七年布
衣之士執贄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
此之時使周公驕而且吝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章卽先難後獲之意三年言其久猶三月三思三
省之三非一之辭至盡也穀善也獲也耕者所獲曰

糞播穀望獲爲學望善不至於穀不自以爲盡善也力學三年必有所獲而能若無若虛不自足其善是眞知道無盡學無盡可謂好學者矣故不易得朱子云穀祿也至作志按三年不干祿亦非難事古人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友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知類通達強立不反謂之大成夫子三十立七十從心豈三年不干祿遂爲難得乎詩云君子有穀子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記云脩禮以耕之講學以耨之聖人每借耕言學耕者所獲一年有三年之食

三年有九年之食學至三年豈盡無獲而能虛懷忘
善如顏子之屢空無子貢之貨殖有望道之憂無見
小之利如易无妄之九二不耕穫不菑畬象曰不耕
穫未富也與此同惟道積虛所以難得明乎无妄之
說無得之義亦可知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四字是辨學者一生守死善道即篤信好
學之功用危邦亂邦有道無道富貴貧賤即守死善

道當歷之時境處危亂無道須有守死之力量去就隱見適宜從善道得若不篤信守死好學善道則利害挫其志富貴昏其識禍福臨前渾是得喪饒倖之私焉能時措咸宜故士貴篤信好學也蓋仁義道德本乎性命真見此道為性命不可須臾離方爲篤信信篤則學自不厭生死易惑惟篤信者視形骸爲委蛻夭壽爲定命成敗利鈍委諸自然之理一定之數不毎生而惜死則後其身而身存奉天時行剝復攸往脩身俟命因時處義從吾所好不負所學而能善其道乃爲真篤信好學者矣由是處危邦亂邦去就

明決遇有道無道行止安詳蓋有篤信之心窮通得喪見定不移惟好學之士去就可否從容中道有學守者之能事也自非然者行止顛倒進退狼狽過明良有道而或不免于廢斥處昏邪無道而或尚于利祿此其為人胸中本無定力何有守死之信生平未嘗學問焉有自善之道無信可守則天下何事不可惑我無道自善則天下何事不可累我故曰恥也此所以貴篤信好學也

此章之意較重好學善道邊語其至者也士苟有志于學不難篤信而患不好學學不好猶不學也則有

非所信而信者矣苟有志于道不難守死而患不善
道道不善非至道也或有不當死而死者矣道莫大
于出處危亂之國無道之世誠不宜偷生然苟有知
幾之哲又何必輕死富貴誠不宜貪得然苟有大行
之會又何必忘世故危亂之邦則見幾明決有道之
世則行義達道所以察治亂安危之幾者學也道也
所以效大行之用者亦學也道也[illegible]非爲信守死者
不能要之何心于必信必死乎君子貴好學以善其
道此也不然生無用于時死無聞于世惡在其能善
道也尋常未易及此夫子處春秋所去就即是模範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世俗好扳援鄉里人好議論朝政得失此通病也冒僭陵之嫌踰爲下之分非居易行素之道君子安常思不出位時事臧否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事上行己之道當然耳或曰夫子之於是邦必聞其政如何曰有聖人之志則可聖人未嘗謀之也謀有黷于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以詩爲章樂其聲也詩其辭也聲有五方之異而辭同如今人唱曲有南北腔其辭一也詩三百皆可絃可吹可歌口誦其辭聲和其音舞按其節謂之樂

師摯魯樂官名摯賢而知音始謂在官之初年關雎詩周南首篇射禮鄉飲酒禮合樂三終皆用之六代之樂皆在魯至春秋時新聲作而古樂亂矣亂錯誤也夫子自衛反魯刪詩正樂時師摯尚未適齊故曰始也子語魯大師樂即正樂時與之語時風雅頌皆散亂獨舉關雎舉詩之首也關雎亂則雅頌皆亂雅頌得所則關雎亦得所矣洋洋美盛也盈耳聽之美也言樂正條理清明不復如往日錯亂也此章爲師摯已去三桓僭亂樂官廢職故追思或曰亂樂之終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三項總一忠信之薄積習壞之也士君子氣質之偏
非一而良心爲根本同也肆志曰狂愚蒙曰侗無材
曰悾悾三者皆氣質之偏不回曰直謹厚曰愿無欺
曰信三者皆誠一之心凡人志大言大則少委曲備
僅人則不敢妄作沒伎倆人則不會欺罔此常理常
情也今之狂者反回邪愚者反輕薄拙者反狡詐則
誠朴並喪立人之本亡矣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氣質之偏學問涵養容可變化心地一壞則根本撥
將何所施其化誨之術乎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教學者以循循自得之益爲學怠惰者終于無得其有孳孳汲汲惟日不足者如有所追求而不及功非不勤矣然此際猶有可慮者爲欲速或躐等而不詳進銳或力竭而退速雖小有所得猶恐鹵莽滅裂掛一漏萬知及弗守雖得必失是以仁者先難而後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朱子謂學既如不及又竦然惟恐或失與子路聞斯行之惟恐有聞病同方學計獲躐等不達率由於此何註近之而旨淺

子曰巍巍乎舜禹句之有天下也而不與預焉

巍巍高大之稱有天下爲天子恒情之所謂巍巍然者也然孰有巍巍乎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乎不與猶言不相干古帝王多矣惟舜與禹以匹夫受禪前後升沉頓殊而舜之心猶然飯糗茹草之心也禹之心猶然胼手胝足之心也素位而行若固有之初不覺天下奄爲我有而我之旣有此天下者乃舜所以無爲而治禹所以行所無事者也蓋心同太虛廓然無物而任物之去來四海之富天子之貴巍然無異土芥敝屣處富貴而視天下無與亦猶處貧賤而視富貴如浮雲也彼巢父許由器小識卑視天

下之大段順嚮走故王維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何但係戀爲與雖有心辭亦是與以天下恣睢是與以天下桎梏亦是與樂是與不樂亦是與朱子云不以位爲樂猶未免樂許之心哉昔人云惟無以天下爲者乃可以有天下使舜于天下有與則堯卽不以天下授舜矣使禹于天下有與則舜卽不以天下授禹矣

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于虞故稱虞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舜殆其名也生于諸馮之姚墟是爲姚姓居于媯汭又爲媯姓諸馮地名舊稱在河東孟子以

爲東夷之人者蓋今浙江餘姚上虞東越之地說詳
孟子謚法仁聖盛明曰舜世紀舜目重瞳故名重華
按舜本花名詩曰顏如舜華書曰重華協于帝言舜
功德榮華重合帝堯也年三十堯用爲相三十有三
攝天子六十堯崩三年喪畢踐祚四十八載南巡守
崩于蒼梧之野遂葬焉壽百有十歲娶堯二女娥皇
無子女英生子均封于商或曰舜九子
禹夏王名姒姓顓頊之裔父伯鯀字熙蜀之汶山廣
柔人封于崇爲崇伯治水無功舜殛死初鯀納有莘
氏女曰志六月六日生禹于僰道之石紐鄉長于

西羌三十娶于塗山氏舜使禹平水土封于有夏遂受禪在位八年南巡守崩于會稽遂葬焉壽一百有六歲禹嗣父業勞身勤涉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冠挂不顧履遺不取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行先左隨以右上今巫人效其步爲禹步治水有功人稱神禹禹蹻也獨行無匹之名詩云獨行蹻蹻古人質直多即名爲號或云禹名文命字高密謚法成功受禪曰禹風俗通云禹者輔也輔續舜後皆後人附會解之禹以揖讓有天下繼堯舜後故稱夏后氏帝之后以殊王之始也帝紹而王革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大者並包之名言堯之爲君功德廣運無外也巍巍以下申言其大天者萬物之統大之至也則準也猶易言與天地準也蕩蕩無垠迹之貌民無能名者大道爲公力不必己出功不必己任非一事一善之可紀而莫非其所苞孕如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之意成功者洪荒首治天地平成所謂於變時雍也煥乎光明貌文章如執中垂統五教明倫之類皆是所謂中天之治卽成功而見文章也則天難名成功文章

昔言堯之爲君巍巍蕩蕩巍乎煥乎皆言大哉朱子云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離顯言微意近解堯舜功業卽是道德天無言而時行物生卽天之所以爲大也聖人難名而成功文章卽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堯開天首治垂創規模前無往古後無將來恒情處富貴則驕奢堯以天子封侯進陟帝位史稱其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在其中矣恒情見賢能悅卽稱高節孰有如堯之于舜匹夫作相二女女釐館甥貳室迭爲賓

主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耕稼陶漁之夫者乎天下之大天位之尊從古未聞推以予庶人者自堯始卽推位或俟死後而堯在日卽使舜爲天子二十有八載朝覲巡守一切委之不嫌其逼以至地平天成垂拱而治晏然付天下於天下不知有我不知有人眞有若莊生所謂窅然喪其天下焉者矣至如渾沌窮奇檮杌饕餮輩待舜而後去五臣九官十二牧至舜而始命咨惟有堯而後能使舜命之去之也舜之聰明無所不偏而堯之運量無所不包故曰則天難名也民忘在天中誰能指而名之成功文章卽天中無

名處發揮此孰非舜與諸臣爲之而孰非堯之成功
文章乎舜禹雖巍巍如日月行天終不出天內故虞
史作帝典以舜附堯後良有以也孟子論列聖幾希
之統始于舜而不及堯豈非以天之不可階而升乎
大抵人主之大尤大于用人堯之則天舜之無爲皆本
于得人舜不得五臣無以紹堯堯不得舜無以紹天
故堯則天舜則堯也堯千古首治如萬物資始于天
人受氣于父而舜則資生如地含育如母所以承天
之施代有終也堯遥也贊其遠舜華也美其功故堯
典載堯事惟師錫爲詳命官分治以下至協和風動

皆得舜以後事史稱堯仁如天孟子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足發明此章之義下章即以五臣十亂繼之可知矣

堯帝嚳高辛氏之次子姓伊祁氏或云姬姓母慶都生堯于丹陵十三歲封爲唐侯兄帝摯崩堯年十六以唐侯踐祚都平陽安邑號陶唐在位七十三載授舜攝位一百載堯崩壽百十有六歲初娶富宜女生子朱朱生而傲使出就丹至舜封爲房侯謂之虞賓夏封于唐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書稱堯曰放勲史因以爲名古

人名法疎闊帝王有天下或以時爲號如天地人皇黃帝金天之類或以物爲號如伏羲軒轅之類或以所居地爲號如高陽高辛之類至唐虞以後頌稱頌功德故有堯舜放勳重華文命等稱然簡直不似後世徽號潤色隆重也二十篇中記當世處士郎事爲名如楚狂長沮桀溺互鄉達巷之類倣古遺意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天運數百年一大治。治則必有聖君賢相際會一時。從古至周。莫盛于唐虞與周文武之世。唐虞以聖繼聖。君明臣良。師師濟濟。千古創見。周之文武亦以聖繼聖。父子兄弟。穆穆皇皇。千古再見。夫子所以並稱之。唐虞之際於斯。六字聯絡。斯指文武時也。盛參唐虞。周古今唯此兩盛耳。然周之十人。內猶有婦人充數。才不信難乎。其稱文王至德。緣于才難之意。有十亂爲臣。復有文武爲君。如唐虞五臣。復有堯舜爲君。皆古今之極盛。而獨贊文德者。明無媿于舜之揖讓也。言外無限感慨。十亂雖盛。而取足婦人。祇五臣不

無少讓文王至德而武未盡善視堯舜豈無遺恨此帝王升降之際與下章禹吾無間然皆寄恨之微辭也記者首記舜與武相形舜臣曰治武臣曰亂堯舜開治湯武撥亂世運不同也追思文王其意尤明人才惟時所用十臣遇舜安知武不爲文當時或未必有牧野之事遭際存乎時耳此章之意祖舜宗文蓋帝功莫美于舜王德莫純于文以武王參論者主論德不主論才歎才難見德尤難也五臣致治而唐虞中天十人戡亂而共覇一獨夫故武不如文才不如德周不如唐虞治亂汙隆係乎人如此所以人參天

地稱三才故曰難也
事物之理相待而成故除垢曰汙安民曰擾靖難曰亂書曰亂于河詩云涉渭爲亂以小舟截流橫渡有撥亂之意紂之虐不戎衣不定故亂以爲治也何註五臣禹稷契臯陶伯益今據尚書臯陶謨五臣謂諸有夔無契孟子謂契爲司徒堯命之也豈謨成時契已先亡耶又云十人爲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詩云旣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爲武王則文母爲武王之妃邑姜太公望之女是也周自太姜而下四世有賢

妃。而武王亂臣有婦人。自當爲邑姜。但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不應邑姜尚在。太公歸文王時年已八十。不應尚有女未適人者。武王年已七十有六。不應納少女爲元妃。皆難據也。唐虞之際。註云。堯舜交會之間。乃比于周。据十數多于五。遂謂唐不際虞。虞不際唐。不盛于周。謬也。夫所謂唐虞之際者。非夫子始合之之虞書二帝同典。五臣共謨。元首股肱明良一體爲千古中天之際。其來已久。豈爲與周室較才。故合從而鬬勝者哉。二聖相承。九官十二牧。莫非聖哲。舜言五臣。特舉共謨者耳。以五敵十。優劣在言表。五

人皆聖。十亂多賢。其材具本不侔。五臣致治。十人撥亂。其名實亦相遠。夫子但舉唐虞之際。自足籠罩千古。後世人才雖多。何足以方之。世運有升降。所以有婦人。九人之歎。致不足之憾。不專爲才也。才雖不及唐虞。德猶可方。舜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本此。以文比舜。以武比韶。聖人慨歎之意大可見

三分有二。謂文王有天下人心大半云爾。服如衣服之附體。以猶帥也。民心不服文王。帥以事紂也。文王非眞有天下土地人民之二。受其朝貢也。非與紂畫地分壤也。惟民心附耳。註疏謂雍梁荆豫徐揚六州

歸文冀青兗三州屬紂因詩二南江漢汝墳易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推之然謂梁雍等州去商猶可謂冀青兗屬紂豈獨無一民心附文王者乎亦拘矣

文王名昌姬姓后稷十六世孫古公之孫季歷之子周自后稷至公劉國于豳古公遷周至季歷始爲商之西伯及文王周道日盛伐崇密作豐紂忌而囚之壽九十七崩以臣節終史稱文王被囚以美人名馬賂紂求免紂賜弓矢專征伐及虞芮質成之年改元稱王九年乃崩其說無稽與夫子稱至德意相背皆俗儒附會之過也

武王文王子名發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大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其次爲武王文王爲西伯薨武王立十有一年商紂無道日甚武王率諸侯伐之代商爲天子踐祚七年崩并先爲西伯共十有八年而小戴記謂文王壽九十七武王壽九十三然則武王嗣位時年已七十有五文王生武王時年二十有二是也記又謂文王年十十五生武王果爾則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有三在位又十一年伐商則是九十有四矣說者遂謂文武並王文王末年虞芮質成詩云蹶厥生卽是文王受命之年云改元九年崩以附合武

成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謂武王卽位不改元承文王之九年在位七年崩其謬愈甚文王壽九十七有之謂文王僅十五歲生武王又有兄伯邑考則是文王以十歲婚生子無是理也史又謂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復生少弟唐叔則武王八十二以後人道猶未絕皆附會之說不足信且害道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弗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況入聲　禹吾無間然矣

按禹之事舜也父殛死羽山子七年爲相受禪而有

天下一間也虞以前官天下傳于賢禹不傳于賢而傳子二間也此二間在常人分上非小鮮故當世有德衰之疑疑其利天下也夫子白禹不利天下之心曰有天下而不與其不與之心又不可見故歷數其勤儉實蹟較重在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一邊見禹生平勤苦飲食衣服宮室極淡薄四海之奉不過以孝敬神明盡力民事耳此其心何心卽舜無以解憂五十而慕之心也豈忘親私子利天下者之所爲乎禘自無開衆甚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以凶德被殛死而得配享上帝豈非以禹爲之子乎至

是乃見禹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不然平成天地禹功遠矣何但無閒云爾豈儉適宜細行何以稱焉蓋儉自人主高節勤儉本禹素心而墨道勤苦纖嗇援禹自文禹非食惡衣陋室若以祀神治民其去墨幾何墨以薄為道其究無父而禹以仁孝為本念父罔績不得以天下養而嗇于自奉孝子仁人用心與墨相反夫子時墨翟之學盛行世以孔墨並稱故發無閒之論

禮服有黻黻韍韠也上古無衣裳以獸皮蔽前聖人制禮不忘古倣其意為黻詩作芾易作紱與韠通遮

韍之名一名韠一名韍韐字或作黻或作鞸用市[illegible]爲芾爲紱爲黻用皮爲韍爲韠爲韎韐爲鞸而韍韐又皮赤者詩又有素韠居喪之禮服非喪服亦用皮也禮家遂以素韠素裳爲皮弁服說詳玉藻士冠禮等篇黻冕皆祭服然朝享亦用之玉藻既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云一命緼韍再命三命赤韍一命卿士緼與爵皆赤黑色相近而三命卿大夫既云素韠又云朱紱素與朱相去遠是一章之內文義已自相背何以定後世之從違乎總之周人尚赤凡禮服衣裳不離赤者近是冕詳第五篇顏淵問爲邦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此世世所傳古人分田之大體也有田必有水故爲溝洫以備旱潦有水必有道故爲之路以通往來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又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

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與仞皆八尺遂上有徑徑容牛馬溝上有畛畛容大車洫上有涂涂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道容車二軌川上有路路容三軌則寛幾二丈矣据此水陸占地頗多先王以是止侵暴備水旱爲永久計後世謂棄地可惜開阡陌以盡地利而古法變矣

論語詳解卷八終